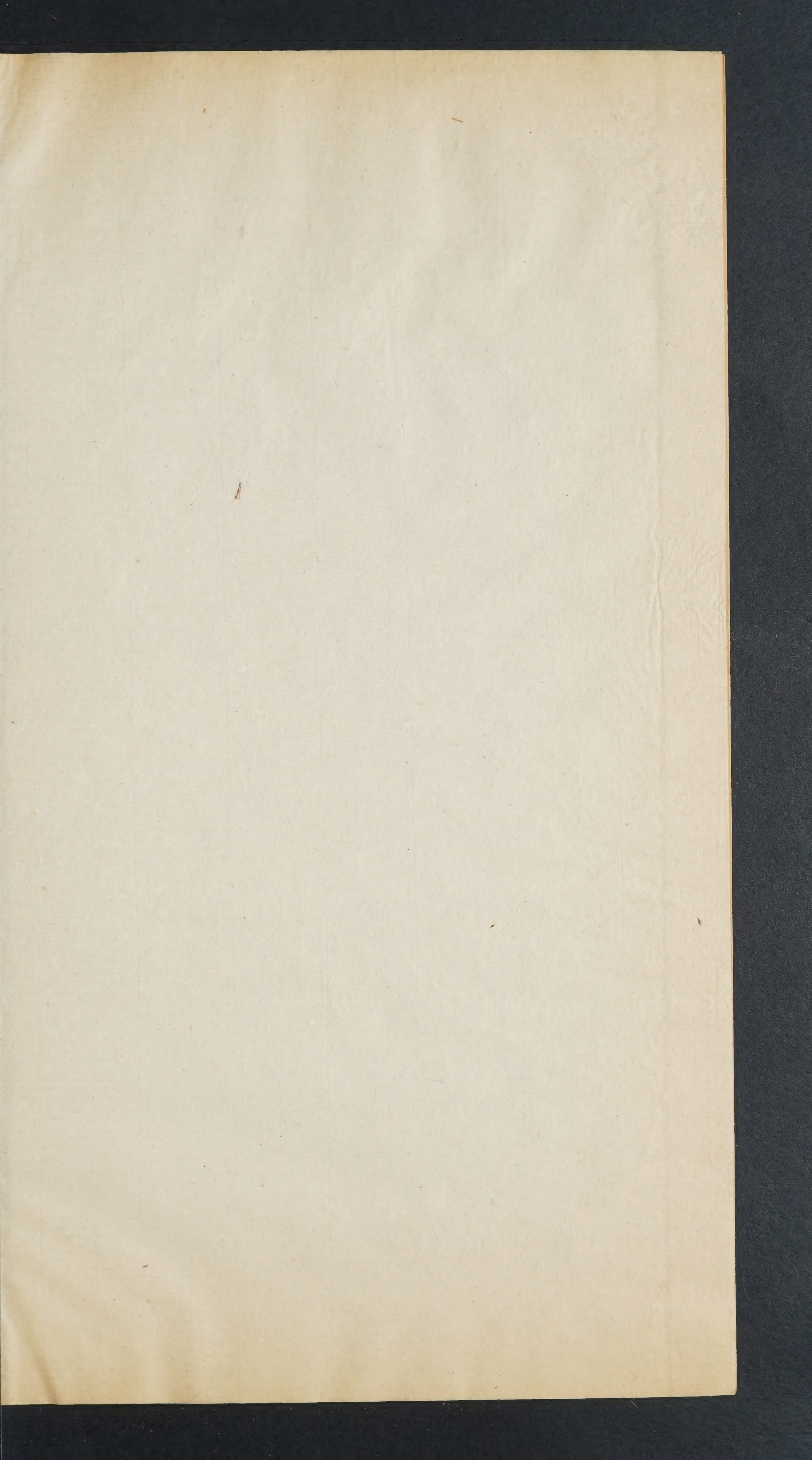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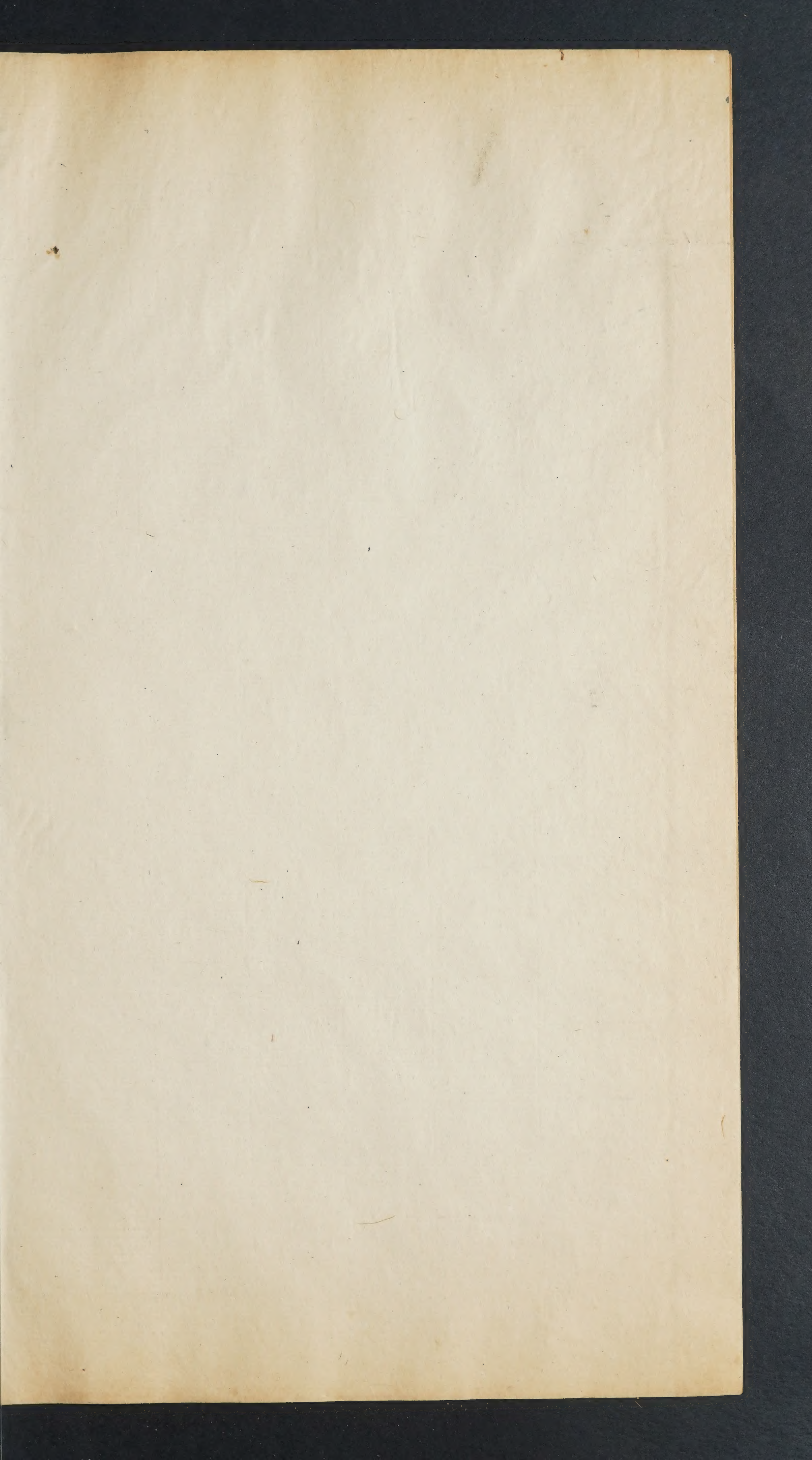






鴻苞集卷之四十五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松陵李嘉言孔彰校

銷夏言上

或謂余言某公亦建言者不登大位如公論何余言朱槐里折檻後不聞作何大官

或謂余云子雅士獨少博物鑒古余曰我欲明心中無此物

吳興公曰當大任如登高竿膽欲大心欲細膽不大亦墜心不細亦墜

陸宗伯跋鄧牧伯牙琴云錢唐鄧牧所著詩文凡六十餘篇曰伯牙琴者傷世無鍾子期也復自謂我其存此以俟三千年後楊子雲噫使後世而有楊子雲去三千年其知不知已何預焉則與當其身不遇子期何異也牧同時有葉林者字子文與牧俱隱大滌山分地而居或竟日不食或一食兼人夜游山巖間不避豺虎晝則危坐所著詩文皆

世外語大德丙午貽書別牧一日坐化牧知葉已化去曰葉君與我同出處葉去我亦長往矣爲志葉墓而銘之取其文讀畢而逝世有此兩人風脩然清遠哉後知者少宗伯可謂發潛德之幽光矣宗伯公云坡老平生喜譚般若得此中三昧故信口拈成無非勝妙參家亦謂坡老牙頰間別有一副爐鞴覩其平日煆鍊佛祖縱横自在具世智辯才以翰墨作佛事而他日復自謂無始以來結習口業未空言語文字障其自道若此然此一入公案

須此老自料他人豈易承當
又宗伯題馬嶜榮上人哀輓詩卷云三十年前馬
嶜當中哀榮上人者畏壞衲撥尾礫以事興修工
甫半而上人入寂暇日覽觀上人哀輓諸作爲之
悵然雖然學佛者等觀生死以寂滅爲樂如上人
者已安坐那伽定中而吾輩執世相鍾情去留不
幾于顛倒見耶會其徒源禪者持卷索余序余病
未能第書此以諗之源禪起謝曰是爲先師作序
已竟

又云王輔嗣注道德經言簡而意深得老氏淸淨之旨獨所解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似有待乎除境制心而董思靖解以爲事物之來我不見其可欲則心不亂似合釋氏除心不除境之旨大都諸家注老者隨所見箋釋而理解則一如衆指標月各得所見總一光影之中

又云戴安道云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余夏日過靈谷入門松陰幕徑午憇方丈主僧瀹茗供具蒲團晏坐冥心數息時凉飈散林濤聲泛戸煙嵐雲

氣往來翕忽心境兩逸悠悠岩阿終古如一世無
孔稚圭誰與同賞
又云山谷老人謂寒山子詩爲沃業火之具東坡
云餌黃連飲子多者多煩熱二公言若此以清涼
煩熱二相分別生于識想向清涼中起念是生煩
熱不若寘識想于兩忘
祝無功曰謬見流傳心在身中元來身在心中身
中直肉團心耳天包地外身地心天海起浮漚身
漚心海未有此身先有此心幻身滅後劫明不滅

所以孔子許朝聞而夕死莊生標薪盡而火傳
又曰禪教才下一語便恐一語爲塵連忙下一語
掃之又恐掃塵一語復爲塵連忙又下一語掃掃
塵語六經原自無塵而自爲掃塵語亦不少旣巳
目識曰知又曰不識不知旣巳曰再思曰三思曰
百慮曰千慮又曰何思何慮至吾有知乎哉無知
也應口卽掃何其迅捷自訓詁之學興豈獨不能
作掃塵語而塵之上復加塵焉起人種種知解而
聖人當下指趣翻爲晦蝕

又曰無心而心安外身而身存游乎物初而物轉不有其官者能其官有天下而不與而天下治又曰無聲無臭是祕密藏察乎天地是大光明藏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祕密藏即大光明藏

又曰不善讀書者讀萬卷書無一字在胷中善讀書者讀萬卷書亦無一字在胷中

又曰僥君株守終身必不損吾命之所有即龜管狗苟亦必不能益吾命之所無

又曰回也悟而修參乎修而悟點也悟至而修不至

澹思子曰茅焦生于積尸之後而闢其思戮于受言之時孔光以慎密貴而賀鄧以風痟誅此或吉或凶糾纏異同吾安適從要曰君子擇善而從之禍福則聽其自至

又曰夫人遇病而始知強之爲寶也遇亂而始知平之爲福也世有榮啓期林類則先知之矣夫人遇禍而始知福之爲因也遇死而始知生之爲累

也世有老聃莊周則先知之矣

又曰或謂不落頑空曰靈臺中本無一物妄念汩之則亂習靜日久萬念自寂然而真念未嘗息也以其不置一念故謂之空以其真念常在故不謂之頑空

又曰飛仙至人非凡福可企要使生時胷中空濶洒落去日分曉自在

又曰以疾病之心修身則寡貴　以疾病之人待人則寡怨

又曰一念展轉相續卽生輪廻輪廻中積善念卽生天堂輪廻中積惡念則生地獄天堂固勝地獄然不能免輪廻則此善念亦是惡根故須以無念爲宗念念俱絶輪廻永滅

又曰太虛本是至理却認爲假四大原是幻成却認爲眞鼎鼎百年誰人獨悟悠悠一夢何時得醒

又曰學人未能卽造無念當從善念始何者惡念長善念短惡念繁善念簡簡短者無之漸也凡念頭繁多扯長是好名念非眞善念也

又曰聖人之心澄然無我近言之則血肉妻子漠若與我無關遠言之則昆虫草木無一不相貫浹夫必妻子而後相關者情也無間于昆虫草木者性也

又曰情生于戀身身死于生情故能以性滅情者外其身者也若以情滅性則為内其身矣内其身者不獨滅身兼能滅身内之身外其身者不獨生身兼能生身外之身

又曰自無生有乃生人之本來空有還無實無生

之正學然究竟妙理有無无不相分了悟大乘有無俱不可着

谈光氏曰遇佳山佳水勝地仙都即作清虚想遇穢濁則作穢濁想遇喧嚣則作喧嚣想遇華豔則作華豔想遇凄凉則作凄凉想真宅無主逐境而遷性靈何由湛一

以物鎮心物過而心移以酒消愁酒去而愁在

損菴居士曰世之從事乎道者爲生死耳其苦昏沉散亂者則爲生死之心不切故也慱者偷者徹

夕而不交睫未聞昏散盖其精神有專注焉爲生

死者乃患昏散乎哉

著書立言畢竟是名根管登之云倏名根巳盡然

後著書其意盖以砭余也然管君方著書不知其

名根巳盡否

都穆輯清事名其書曰玉壺氷愚意紙上玉壺氷

不如心中玉壺氷心中有玉壺氷不如心中無玉

壺氷

善念是陽惡念是陰掃惡念全善念惡掃善全陰

盡陽純故不思善不思惡善且不思惡于何有超出陰陽故

孔明起隆中驅馳漢事身任勞劇卒以身殉似未知收神回光道理或云孔明人中龍安知其不知曰以梁父吟知之彼高臥抱膝時所適性吟嘯乃託意于二桃三士純是古豪傑伎倆都不講性命清虚爲何物

市人愛喧譁不知寂寞之趣仕人愛官爵不知布衣之趣酒人愛沉湎不知惺靈之趣不善酒人愛

惺靈不知酕醄之趣俗人愛米鹽錢刀不知茗盌香爐之趣愛醲鮮不知淡食之趣愛談世務俗情不知物外煙霞之趣當其不知投之不入挽之不來故裴頠掉臂於竹林淵明攢眉于蓮社

世人吹笙張樂猿鳥不知清士覽勝賦詩輿臺不解故地祗不知天神天人不知佛氏聲聞不知大乘等覺不知玅覺

龍畏金翅鳥虎畏獅孫行者畏灌口二郎鬼神畏白日天亦有畏乎曰有天畏人心之專

劄水不傷斬風不入吹光不滅燒空不著虛也至人不畏金刃不受寒暑亦虛也

修眞要語四句曰氣歸臍爲息神入炁爲胎又曰氣由息以歸臍神逐息以入炁

婆羅園有飛仙閣人曰子飛仙乎曰吾非飛仙吾閣可致飛仙耳

魚川泳鳥雲翔見其似亦樂甚而釋氏以爲苦報何也曰迷者以苦爲樂

旁生之最苦者不得聞道曰人亦豈能盡聞道人

不聞道人而旁生也

人能作業異類不能作人業異類勝人乎曰人作業者也異類受業報者也人作業而受報報盡而迷還復作業譬人飲酒而醉醉過不戒還復飲酒哀哉

人作業今生受報來世且顧現在何關未來曰前頭的亦是雨

今生不知前世現在不知後來造物何故不令人知知之則不敢爲惡曰是衆生之障重也知知則不

敢為惡此大福也衆生業重福輕何由得知人盡

知則人盡不敢為惡衆生累刼之業在何由得此

倖福也人亦偶有入地獄而再生轉今世而宿悟

力修正果遂脫沉淪者此則宿植善根業盡福至

也

向虫蟻而歌舞虫蟻不聞對犬豕而揖讓犬豕不

荅譚忠義於操莽温懿譚孝弟於商臣朱劭譚恬

退於曹爽何鄧譚好生於劉石符姚譚清淨於叔

寶楊廣譚柔和於蚩尤項籍譚施捨於石崇王戎

亦何以異此

山間一翁溪上一叟白石清泉釣竿樵擔居然嚴陵谷口風致比其一官津津一錢動色標格蔑如

五月披裘道上開口罵延陵先生眼空六幕人信不可以皮相

羿得不死之藥于西王毋嫦娥竊食之以奔月宮

蟠桃三千年一開花結子東方朔三過偷之天上有偷兒

仙人天孫嫁黃姑遂耽娛樂爲上帝怒黃姑是晉文公太白竊梁玉清以逃太白爲中公巫

臣司馬相如白玉蟾從天門回頭看仙女紫清是
宋督天台仙女與劉阮偶天台仙爲鄭衛桑中妹
是皆理之所不可信而其言皆至今傳何也
漢高祖作帝霍光作顧命大臣盧能作佛故知上
帝不重識字人
有人解羿僧僧醉之酒髠其首而遁其人醒自摸
其首驚曰僧即無恙我安在世人逐功名營家國
理文字而忘却自巳靈明方寸者何以異此
霍光小心謹慎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

射竊識覘之不失尺寸及秉國政專權怙寵子弟親戚根據朝廷分執兵柄宣帝立五年尚不肯歸政天子陰妻邪謀與聞弑后乃知人之謹厚不在進退容貌間故知武帝不得收知人之明遲鈍木訥者當知臨事而敢爲遇事風生者要須慮患而詳審

用兵要術趙充國有二語曰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伏者兵家之神奇自古名將率以奇取勝曰伏

王賀爲繡衣使者縱捨羣盜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于公治獄有陰德令高大門閭容駟馬車曰吾後世必有興者二公陰德故自盛意望報何其陋也于公之有定國報自善王賀之後遂醖釀賊莽未爲福報賀縱捨盜賊萬餘中間殺略不知幾何而悉縱捨之恐德不勝罪宜有莽之報也

郁離子曰堯舜之于民猶以漆摶沙三代之于民猶以膠摶沙覇者之于民猶以水摶沙後世之于

民猶以手摶沙此語甚妙

得道者自然長生不可爲長生而修道汲汲求長生此心著于長生不得清虚一無意于長生又恐修道不力

學佛者日日修佛不可有心作佛悟道者日日叅悟不可將心待悟

學道者理會清虚可以悉掃名相古至人不欲秘其道又不敢泄其道種種名相皆是啞謎令人自猜後人掏泥執着纏擾葛藤元來萬戶千門只着

一條正路

學道且無尋求方法只要心專昔人拜河水十年而得仙拘絺羅觀鼻端白而得佛便是樣子

德園居士謂余言子學仙根深故忘情我學佛做慈悲道場故不能忘情余不以為然學仙學忘情是也佛之慈悲所謂無緣之慈因衆生之可悲佛何心於悲豈同凡夫之情愛枷鎖乎

佛家有輕垢罪有波羅夷罪輕垢罪是不定業波羅夷罪是定業罪業足空當是不定業至于定業

恐未易空故金鎗馬麥釋迦不能逃學道者戒作
業也
桓溫作吏寛仁王莽持身恭儉人何可輕信
美人死而朽骨名花落而塵土神奇化爲臭腐臭腐
草爲螢而生光采蜣蜋爲蟬而吸清露臭腐化爲
神奇
天之元氣升降斡旋以北斗爲斗柄人身元氣升
降斡旋以心爲斗柄
火屬離離者心也以火煉藥而成丹即以神馭炁

而成道也念頭起則火太熱念頭散則火太寒不起不散不熱不寒即調停火候也用正念而行氣是進火念頭放散是退火孟子勿忘勿助老氏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俱是火候人自不知耳

大臣之道剛不欲褊急柔不欲脂韋以無慾爲主以有容爲大

劉青田品局與子房較遠子房英雄有道氣青田止是英雄郁離子不惟無至人口吻亦無英雄氣色儒書則可

或問老子注誰家最好曰是老子方許注老子老子諸家注譬如射覆或射作珠玉或射作瓦礫或云蟲魚或云花草或云器皿或云食物比及發之都未必是

老子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無有二字爲讀如諸家注聖人豈訓人有欲無欲以觀妙從神上說有以觀竅從氣上說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謂見如不見非避之而不敢見也若云不見而心不亂見則必亂矣豈聖人除心

不除境之旨關尹子云知物之僞者不必去物
虛其心是靈臺湛然一絲不挂即無以觀妙實其
腹是眞氣充足丹田有寶即有以觀竅
大抵道德一書包治心養性理天下國家經世出
世皆在後人只各見得一邊如佳兵者不祥之器
認以爲用兵亦可認以爲作舟須防危慮險俞寶
不宜輕弄亦可治大國若烹小鮮謂是治國亦可
謂是養生亦可
宋儒謂莊子雄辯不知莊子者也此老擅斥八極

至人其言詭誕謬悠者是所謂游戲三昧試問世間凡夫胸中有此一副爐錘否理不必天地有語不必世人道妙義至理往往從游戲口吻中溢出入水不濡入火不焦此老便是

足敵莊子而猶或勝之惟有釋典若論義理釋之于莊何翅滄海之包百谷

莊子語有偶合佛理處

客坐新聞言王文成疏劉瑾被謫龍場驛丞至杭州瑾遣人縛而沉之江神人救之送至廣信王元

美據其門人錢德洪所撰年譜謂文成知瑾遣
隨偵託言投江附商船至閩界謂無神人救送事
文成一代異人以忠蒙禍爲神明陰佑理亦有之
文成門人並腐儒拘于不語怪一節如南安遇入
寂僧開門見詩事甚卓卓年譜亦側而不書不知
穀城黃石事豈不大怪史何嘗諱之夏虫篤時曲
士束教可笑也
元美駁史爲伯安洗雪洪都之功事核而章語嚴
而正大足爲豪傑吐氣

歷觀古今人享大位福履者都不必其人之才與德合當其處或機會偶逢需次而倖得或造物佑助委曲而成全人生直是有命

軒轅夢風后力牧高宗夢傅說賢相佐治卒與夢符大是不偶穆叔竪牛文帝鄧通皆以夢兆卒成厲階此始不可曉穆叔應破身家文帝應損盛德要亦有數

余自知胸中萬事都不置念一上蒲團空空蕩蕩了無雜想止是愛看書史撰文字荅翰札入夜輙

苦夢魂顛倒三日不讀書夜夢便清何由取金剛
斧斷却此事作三家村中一無事漢
讀書作文雖是清緣一入胷中即是障礙心胷只
要空虛入心即障何分俗事清緣入眼即翳何分
泥沙金屑
羅什能吞針方可畜妻能吞針能不染故他人不
能吞針不許畜妻不能吞針不能不染故
丹霞燒佛以心有眞佛有眞佛則無事假佛他人
不許燒佛以心無眞佛無眞佛則須存假佛以見

眞佛

人至心則木佛是眞不至心則木佛是假今人見父母繪象敢以其非眞父母而侮之乎故木佛亦須禮拜人無從見佛假木佛以表至心亦丁蘭刻木之義且佛之神靈何處不在如來授記栴檀令後世普度則木佛何嘗非眞佛乎

或問萬物皆有壞佛何以獨能萬刼不壞曰誰能毀却虛空

小民無禮干上官上官不校而左右代爲呵治凡

夫得罪于仙佛仙佛不校而神明代為譴罰大臣口不譚事權尊而體厚小官好自言威福淺而氣揚故尊高之聖常似溷茫廟社之神每多靈異

佛氏有三門行門宗門教門行門者持律守戒積德崇功修福滅罪以昇濟神明宗門者掃空一切悟明心地合下卽了見性成佛教門者講經說法研究佛理從諸佛經論悟入正知正見單修行而心地不明止是積福難入正果單參宗而不守戒

行德寡福薄心地難明單講教而不守戒行恐只是口頭禪鸚鵡舌

行宗教三門俱是入佛門正路若兼而舉之吾必曰法中大總持如來立沙門律法是行如來說法靈山是教如來拈花示衆是宗元是作佛一事後世分門耳

王元美云焦芳見劉瑾佞僻泉湧尚書李遜學作焦志銘伉浪若前後輩然諛墓之人不學無術而敢為矯妄嗟乎安得悉取此等文字火之無誤正

史

逆瑾專權李文正在相位與之周旋蹤跡頗密以此最爲士論所薄然文正當時隨緣相機多所匡救多所保全如枷號文臣崔璿等御道上遺匿名文簿一卷傳旨詰問諸司官三百餘員通送鎮撫司究問文正皆有疏力救保全時瑾毒焰方烈若挺身與抗徒禍身家無益國事毛髮委蛇曲奥婉於中調停裨益不淺卽狄仁傑之于武氏溫嶠之于王敦事亦如此當時王文恪與文正同在政府有

卻頗極攻詆殊非大臣休休之度

李文正之比璀也以濟國事康德涵之見璀也以救獻吉並以長者之道蒙不韙之名余恐後世不察故爲表而出之

李獻吉是負氣節人薛應旂乃詆其勢利殊非公論

余嘗問明成先生于趙汝師汝師曰此此老仙則仙佛則佛業在其掌中今始聊以混世者又舉以問肩吾肩吾曰此老故自不凡趙君得無弘獎太過

德園居士悟道卓然志輕三事而人誣其以尉得
吏部昔許由讓天下而逃至于逆旅逆旅主人疑
其竊屨人之不相知一至於此以鴟鴞之心度鵷
雛亦可笑矣

今時士大夫率攘臂以言語爲勳業終南捷徑止
在表中一紙彈文遂成風俗嗟乎天下何事不可
爲

古人作好事只顧道義與其心之所欲爲今人作
好事必念其有益于巳之名節或無關于身之利

害而後爲之其事善其名[illegible]爲之而無害則亟爲之其事善其名不[illegible]爲之而無害則亦爲之其事善其名不[illegible]爲之而有害雖迫之亦弗爲也田疇藏洪正不如此

康海爲救李夢陽與瑾周旋遂挂清議廢棄終身居家時頗以辭賦聲伎游乎酒人一當塗貴人翁過之海親爲彈琵琶佐觴其人從容言曰入都與家兄言而起子海即大怒舉琵琶擲之幾死康君意氣磊落九原可作願爲執鞭先是瑾以才名慕

海數謁之不與見祇以急人于難濡迹璮門後人
不察其所由來横加訕詆令義士負屈良爲搤擘
宋儒謂坐忘是坐馳是未知坐忘之妙者道人内
閉六門外屏萬事形神混合靈臺湛然不知我之
爲虚空不知虚空之爲我如此境界人豈易到人
豈易知坐馳之人宜其不解坐忘之境也
心齋坐忘齋者純一純一則不雜不雜則心清心
清則大忘忘而不忘烱然常照照而不雜還歸于
忘

元美伯玉病痛只是名根太重余嘗見伯玉門下人謂某人是奉正朔者某人自作夜郎王不奉正朔者伯玉亦遂云云然門下人從諛此老此老亦不自知其所以物忌其滿道集于虛新都未免局于文士伎倆

余十五年來裁翰札撰文字無論長篇短章多卽至累百千萬言者率信筆一揮未嘗思索屬草所著鴻苞將藏之名山傳之不朽亦大都信筆而成者自知才性疎率名心頗輕矣

名根之所以害人者求名則勞矜名則傲爭名則忌萬惡之源從此而起造物之所以惡名至人之所以埋照

四方士之以敭名來以窮困急難來者余雖苦于應接亦必收之虛心自察半是惻隱半是名根

陳圖南謂种放子名將起必有物忌之後果如其言然圖南之名滿天下獨不虞物忌乎盖名副其實而又虛懷不居固物情之所安名過其實而又居以自滿亦造物之所不喜

此時三尺頗嚴清議最重大是昇平景象然物巧于掩飾則率眞者失時矯詐者得利調拘于庸常則卑瑣者易達寥廓者難容

以迂濶而目豪傑則孔文舉范希文廢矣以詭誕而目有道則張文成李鄴侯廢矣以浮華而目文士則張茂先徐孝穆廢矣以輕躁而目英俊則賈長沙周公瑾廢矣以遲鈍而目老成則廉將軍趙充國廢矣以風流而目達士則白香山蘇端明廢矣以强梁而目氣節則申屠嘉李元禮廢矣必也

圓巧軟滑矯餙彌縫審擇利害計先妻孥者然後

指摘不加悔吝不及此方今之大弊也

閒暇出于精勤寛悅出于祖懼無思出于能慮大

膽出于小心

季札棄致吳國必讓以見先君程嬰巳立趙孤必

死以報杵臼是君子之所難也

無極即是太極太極本來無極周子而字似尚未

穩陰陽五行是車輪無極太極是車軸

天地者生萬物無極太極者生天地天地萬物有

壞無極太極無恙人死而性不滅以此
陰陽五行運而爲氣見而爲象凝而爲形寒暑晝
夜所爲運也日月星辰風雲雷雨所爲見也山川
土石人物花木所爲凝也人身之呼吸運動所爲
運也妍媸修短形色象貌所爲見也耳目口鼻四
肢百骸所爲凝也
人之形氣命也心神性也上焉者以性而立命次
焉者修命而留性以性立命者性靈旣徹命蔕自
牢修命留性者命根旣堅性靈長住

喜怒哀樂未發爲性發而中節爲情養性而理情
是儒者事亦無喜怒亦無哀樂去情而存性是仙
佛事

水下火上名曰間隔間隔則耗散而易盡水升火
降名曰交媾交媾則留戀而不離知其關竅守以
大忘靜極而動眞炁自生升降交媾皆自然造化
雖心爲斗柄斡旋其間其寔無所造作一涉造作
便非大道此是性命雙修總之一性主宰始終不
出虛無自然非性而何性自立命也若着在命上

失之遠矣

人稟無極太極之理成性而爲人當初何嘗有一物是原帶來的盖人生以後漸染着事物而有塵勞耳一悟而空之頓還當初無物之体名爲一了百了此六祖之所以駁神秀也一悟即空若云時勤拂拭便不能了

人但知雲雷過時虛空無恙不知正當雲興雷震時彼自馳騖于虛空何礙事物過時方寸靈明無恙即應事接物時不過以事處事因物付物于方

寸靈明何礙如此名爲至人

當事物紛擾時亦可回光返照照管方寸不可令

靈臺逐了事物去

以無應有以簡應繁以靜應動以暇應劇此便是

回光返照

如怒物物有應怒怒加之怒以物不以我人見怒

狀我無怒心一過即空未過時亦空如罰物物有

應罰罰行之罰以物不以我人見罰事我無罰心

一過即空未過時亦空



銷夏言下

形骸是幻靈明是眞善養靈明者不顧皮囊然受痛癢是形覺痛癢是心覺即是受安能超脫所以形在神存形壞神散如蛩距虛不可相離安能幻之盖人生時一點靈明落在幻形裏便被他黏帶住痛癢相關存亡相倚至人輕彼幻殼寶我靈光靈光漸大出入自在有時借假棲泊有時離假全眞借假則色身尚存離假則法身自在痛癢欲相關則相關欲不相關則不相關形存則神與俱存

形壞則神不與俱散

曰幻形曰皮囊曰假我得道人不復黏帶說得此話未得道人方在黏帶強作此解殊不濟事然亦須見得如此方可修煉

未得道人靈光被形骸黏帶若既得道不惟不被形骸黏帶亦可照管形骸所以仙佛四大往往不壞司馬子微曰虛無之道力有淺深深則兼被于形淺則惟及于心是也

草木春夏發生秋冬凋落虫蠖春夏起蟄秋冬蟄

藏人物生長老死惟順陰陽順陰陽者為陰陽牢
籠故至人雪中出汗冬月造雷返老還童長生不
死能反陰陽反陰陽者跳出陰陽故
長生猶在陰陽裏無生跳出陰陽外
天地萬物無非陰陽人妙識陰陽以為奇特誰知
又有超出陰陽一段
醬甕死醬醯甕死醯陰陽人死陰陽京房郭璞所
以不免
若覷彼美色亦不必作美好觀亦不必作臭穢觀

只是尋常一箇形象人釋氏不淨觀爲下根人設法

祝光祿置酒南屏寺用伎樂余謂伯玉何故穢如來道塲伯玉曰道元無淨穢子自分别耳曰此自得道人作如是觀我輩未許

花木枝葉凋落本根不死何也曰天地間元氣生花木枝葉是元氣散見處本根是元氣歸着處散見者有盡歸着者不死然根亦有死時何也曰此是元氣有時而離却本根非元氣會死人亦有命

根皮體受病命根未絕病雖委頓不死皮體無恙

命根已傷則一病而不救或問命根在何處曰道

家所謂白如綿連如環此處是也然則人守此一

處不可長生不死乎曰道在虛無守而不守着意

死守鮮不爲患

彂光氏見百花開放百鳥喧鳴歎曰是被氣化差

遣的見市人嚷閙朝官紛紜歎曰是被識神差遣

的花鳥被氣化差遣花鳥不知世人被識神差遣

世人不覺覺之便可不被差遣

問鬼靈于人乎昏于人乎曰亦靈于人亦昏于人今夫鬼視之不見呼之不應故曰昏于人人不能至而鬼至人不能知而鬼知故曰靈于人昏于人者以無形骸栖泊故靈于人者以無形骸障礙故

問弱鬼不靈而強鬼靈善鬼不靈而惡鬼靈病鬼不靈而寃鬼靈何也曰風箏不墜乘風力也水舟迅疾乘水力也强鬼之所以靈者乘强力也惡鬼之所以靈者乘惡力也寃鬼之所以靈者乘寃力也當其力盡則弗靈矣

人以昭昭者為陽冥冥者為陰非也人昭昭而陽
鬼冥冥而陰是矣女婦亦昭昭豈亦陽乎天與仙
佛亦冥冥豈亦陰乎人與造化仙佛隔絕便疑以
為冥冥而不知造化仙佛昭昭也非冥冥也以造
化仙佛為冥冥是以造化仙佛為鬼也今夫酆都
鬼國謂之幽都謂之陰界不聞天界謂之陰界如
來西方謂之陰方仙境謂之陰境也今夫震旦人
王統治陽世者也酆都冥王統治陰界者也皇皇
上帝則總陽世陰界而主治者也敢曰上帝冥冥

乎顧鬼神無形骸之隔與天差近人有形骸之障
與天差遠人自與天遠而非天之冥冥也雨潤日
暄雷動風散生人生物賞善罰惡敢曰上帝冥冥
乎

人之形骸不得至陰都仙人得道冲舉者形神俱
妙而至天界謂幻形不得升淸虛之天而疑冲舉
爲無有是者是以天界爲陰都也誣天甚矣
六祖謂惠明曰不思善不思惡是明上座本來面
目本來面目是父母未生前此時混然一箇太虛

至理何處得有善惡來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此語非也清對濁而言有濁始有清水未出山本無濁何得有清善對惡而言有惡始有善人性本來本無惡何得有善

修道者不可着有不可着空不可着有有爲障礙不可着空空亦障礙乎曰人性中萬緣皆假何得認有靈明湛然何得認空着有則淪于凡夫入于地獄雖上而天堂亦無非是有着空則滯于頑空化爲木石雖極而非想非非想無無非是空

空而何嘗不有名爲眞空有而當下卽空名爲妙有道家有云恐着于有掃有字歸無又恐着于無掃無字歸空又恐着于空掃空字歸于不空道理雖是未免多轉摺費力不知所空自然含有所有當下卽空何須費許多氣力

夏月盛陽上行伏陰在下故萬物皆熱而井水獨寒冬月盛陰上行伏陽在下故萬物皆寒而井水獨暖

日本熱而陽氣又助之故夏日愈暖日本熱而陰

氣稍解之故冬日微温

日外明而内暗月外暗而内明男陽而中有陰女陰而中有陽陰陽之互藏也陰氣肅朔風烈而氷合陽和動條風發而氷泮陰陽之代謝也夏物盡燠而氷性自寒冬物盡寒而火性自熱陰陽之定位也

陽生氣也是萬物之所以生也陰死氣也是萬物之所以死也天地好生則有陽無陰不亦可乎萬物不死則不生故有陽不可以無陰也人一毫陽

氣不盡則不死死一毫陰氣不盡則不仙故仙號純陽也

妙哉譚景升之言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狂夫侮象不知爲象所侮又妙哉蘇端明之言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世之人有不爲影所弄象所侮墨所磨者幾何

犀望月而角紋豹隱霧而毛斑猿凝神而升天女久思而化石言專也況人以專堅之心修出世之道有不臻神妙躋聖地者乎

雜念頓消大道立悟凡情不盡聖果難圓古人云大道雖無修無證塵心要日損日消但覺已非便是進道

古人一言了道今人千萬言校勘似破而不了道何也曰古人一言是從裏面發出來的今人千萬言是從外面看進去的古人如日月包于雲霧一放則偖大光明今人如爝火遍于山林一散而乍明乍滅

吾有二事爲古人惜石崇如此家貲極好賑濟蘇

武十九年海上極好打坐

李綱極善作事苦不得君王安石極爲得君不善作事孔明忠而蚤死人恨其夭褚淵老而失節人恨其壽是以謂之缺陷

司馬君實德性醇篤不可謂非古人無奈其慧地不甚朗朗纔一開口便被胡明仲頂門一鍼一鍼着此老痛處

高允之事魏太武狄仁傑之事武曌直是降龍伏虎手段

大臣做大事故是要才識宏遠還須要硬脊梁纔
得萊公澶淵之役魏公定策之勳此時若回頭一
顧身家便做不得矣
李東陽是風雅醞藉人頗少矯矯氣節當劉健謝
遷爲瑾逐去時東陽畏禍緘默不與二公同逐人
遂疑其黨瑾後周旋其間調護匡救事蹟實多至
云泄韓文王岳之語于瑾令得爲之備貽禍無窮
此事曖昧難以遽坐良由劉謝二公去國時恨東
陽不力諍同去臨發有言王鏊與東陽共事有隙

多所排詆倘泄語之言出自三公口人誰不信者
千載而後若令東陽與焦芳同科寔冤也
當劉謝二公持理急時瑾等願自竄南都速行其
議疾雷不及掩耳狐鼠之輩一離城社机上肉耳
徐而除之未晚遲疑不决必誅而後快緩則變生
反噬之計遂得騁諸大臣逐而縉紳之禍成矣此
雖由天數亦諸公之失筭也吁可惜哉蕭望之誅
弘恭石顯陳蕃竇武誅曹節王甫王涯賈餗誅仇
士良皆以幾事不密猶豫不斷謀計失策布置無

方以致僨事載之史策殷鑒昭然後之任此事者尚多失計信乎觀變決機之難也

古今人圖事不成者大都由幾露于不密事敗于輕舉禍成于少斷變激于太苛智緩于先者患生于所忽幾事不密未成先露人得爲之備我計未行彼謀先發一也天下之事必量彼我審才力相事機然後謀不輕發發而必中若力不敵時未可輕于一逞取敗之道二也乘機遘會反掌禍福呼吸存亡當如迅雷激矢使人不及隄防一舉事濟

乃狐疑猶豫當斷不斷我未及逞彼反制我三也
誅討罪人法止加于有罪刑宜正于渠魁威行鉏
奸恩覃解網斯事體妥而人心安若株連蔓引草
薙禽蒐必盡滅而後朝食計無復之獸窮則鬬天
下之變往往以此激成四也或權有可借或人有
可使我不能先據其處反爲敵人得而用之而我
乃束手待斃五也功成事定之日尚當慮後防患
永作良圖乃云大事已定無能爲也而高枕肆志
氣盈意得不復設備或意外之變猝起肘腋盡棄

前功一跌不救六也歷觀古今人圖事不成或成而旋敗者未有不由此數端者也當事者其慎之哉

古之忠良君子謀事多疎奸雄小人計畫反妙如曹操司馬懿桓温宇文泰高歡之流百發百中舉無遺策天之賦才如此何爲哉要亦有大數焉不偶矣

荆卿一片氣可畏耳盖疎鹵莽蕩人都無英雄手段既已得近始皇何止五步之内交臂而失之擲

匕首又不中若果血濡縷死人微中事濟矣才力
如此何輕試虎狼之穴爲如眞有許聽琴聲一節
又何疎也當時史書荆軻西入秦白虹貫日始皇
雖無道一代共主匕首犯之安得不動天文動天
文者恐是始皇非軻也當時即殺始皇何救于燕
拙哉太子丹徒敗乃公事
陽明與友人書曰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于陰陽
調于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
聽八紘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

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灑灑不挂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遠也陽明此論似好實未聞道者一聞道要下手速修何待三十年然後言此宅心清虛遊神事外居塵出塵山林故隹朝市亦可至信廣成伯陽為必有疑冲舉拔宅為譎怪知其一不知其二夫此二事有則俱有無則俱無陽明之見何偏也此公必慕神仙後譚道學遂置此事不講矣

玄同子者采葆眞子之說極詆彼家不遺餘力不知軒轅容成彭祖伯陽原有此一派學問名爲火裏結水泥中產蓮未可以不淨目之假如畏忌此境閉目不觀深避以求淸淨淸淨之力猶淺一朝遇境寧保不迷對境忘情履穢濁而不失淸淨淸淨之力更深心死神全方爲魔煉藥自此得丹自此成亦有不得不爾者不知此道而妄詆力攻要亦無怪也

閉目持戒十人之中便可求一二人對境忘情千

百人中未可覔得一個何以輕相詆毀爲淸虛獨
修悟性大徹可徑超生死自有此一条大路佛氏
以此證道若必謂佛氏亦由彼家而成其爲謗佛
何疑此則玄門人之過也
有官爵而無事權宦途謂之散官有神通而無果
位佛門謂之散聖
鬼有感人爲卜葬者死猶顧其皮囊祇爲生前我
相太重如行人戀戀傳舍總屬迷情
先天一氣謂造物以虛無之氣生人人未受形之

先在胎中先受此氣而後次第成形故謂之先天
及後情竇既開嗜慾已動此氣便屬後天人斷除
情慾屏去念頭而返于虛無之初即是先天一氣
矣夫人四大皆陰惟先天一氣是陽
人之死也莊子以爲南面王樂而釋氏以爲大苦
何也莊子之以爲樂慨生人之勞而釋氏之以爲
苦知死人之報也迷途之人從迷逐妄逐妄成業
生積其慾死受其報形亡業在展轉無窮亦有苦
耳惟有道者亦無生亦無死亦無樂亦無苦

漢高祖至咸陽縱觀秦皇帝歎曰大丈夫當如此
矣始皇以東南有天子氣東遊以厭之高祖即自
疑亡匿隱于芒碭山澤間光武過蔡少公少公學
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國師公劉秀乎光武
曰何由知非僕耶昭烈少時亦指門前大桑戲以
爲作帝王時羽葆眞主受命其微時精神意氣不
自覺其注向如此非其人而陰蓄異志祇取滅亡
呂蒙圖取雲長未及受封而死鄧艾鍾會滅漢師
未旋而皆戮天道之念劉氏至矣

莊子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深合佛氏不住相之旨

世人言求道者必于清淨道場不知喧囂煩雜苦惱穢濁處更可修鍊莊子曰道在屎溺

光武以赤伏符授命酷信圖讖桓君山非之後胡明仲亦非之蓋因莽信尚奇怪謂真主不當惑溺不知莽讖皆其僞設故不足憑至如檿弧箕服亡秦者胡帝出五將李花結果傳記所載亡不應者或天幾泄于童稺或先兆著于異人不可謂盡誣

也

豪傑才氣英爽而貴持身戰兢宅心沉密忌輕俠

之風老成意度寬和而尚砥節精堅遇事果毅惡

選軟之態馬伏波慷慨忠烈裹革捐軀爲世英雄

乃其訓敕子弟拳拳以輕俠爲戒孔光張禹謹畏

老成稱國家黄髪而柔滑諂媚風節蔑如君子奚

取焉

楊震稱四知却王密胡寅謂天無血氣心思不可

以知論是以天爲杳冥昏默無知之物也古聖賢

曰上帝臨汝是以杳冥昏默而臨人乎曰天命有德是以杳冥昏默而命人乎曰簡在帝心是簡在于杳冥昏默者乎曰昭事上帝是事此杳冥昏默者乎曰畏天命是畏此杳冥昏默者乎曰天道惡盈而好謙無知而有好惡乎即孔子亦云知我者其天乎能知孔子而不能知楊震何也所謂天何言哉云無言不云無知也且天生胡寅有知而天必無知何其敢于誣天也寅云天無血氣心思何以明有知之必假血肉也如寅之論人何事不可

爲哉

人恒言名節節而近名節不大醇如東漢黨錮諸
賢殉節之意十三殉名之意十七

徐穉超然物外不染黨禍故冝郭泰周旋京師與
黨錮諸賢甚密禍發燎原玉石俱盡而泰獨不及
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泰近之矣

郭泰似大菩薩作用

吳王伐齊越王乘其虛渡兵三江之口遂以破吳

曹操與玄德連兵囲豐勸袁紹乘虛襲許紹不能

從若紹用豐之計直抵許昌破其巢穴使操進退失據紹攻其內備攻其外背腹受敵操覆亡之不暇矣吳伐齊而越乘之當時伍員太子友皆嘗慮及此吳王不用以至于敗操號爲智略謀士如雲並不聞慮及紹之乘其後也田豐之計若行操其殆矣然則吳王不幸而敗操幸而無虞要各有命矣

道云得其一萬事畢釋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孔子云吾道一以貫之者何也即道家之靈光釋氏

之般若儒者之明德也此處豈可草草看過
千里趣利必蹶上將兵家之忌以逸待勞氣定謀
完衆寡弗論周瑜以三萬人破曹操兵八十萬于
赤壁謝玄以八萬人破苻堅兵百萬于淝水陸遜
亦以數萬人破玄德連營七百里之衆于夷陵秦
王翦以六十萬人從關中遠涉江漢伐楚亦可謂
氣盡兵疲強弩之末矣使楚有英主謀臣悉全楚
之甲定犄角之謀乘其遠來邀之江上勝負未可
知也楚之君臣懾秦威聲束手待斃則亦無如之

何矣

曹操自言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强盛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毎用耿耿又曰若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乎人爲其欺便謂操無簒漢意不知操之初起一得荀彧輙曰吾之子房一得許褚則曰吾之樊噲其初已蓄異志所以晚年不遂簒位者操之中年羣雄犄角無暇及此逮晚而四方粗定自計衰暮不久卒以漢相終而以位號留其子其言曰吾爲

周文王志可知也或者因其言國家無有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便舉以爲操之功當時亦不可無操不知操之初起便阬殺男女數十萬口于泗水水爲不流進攻睢陵夏丘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人其後戕殺國母迫脅君父流毒縉紳誅鉏忠良播惡四海斬芟萬姓當時何賴焉古今叔季末運不無草竊之雄稱王稱帝皆未必如操之懷奸流毒如操之言備帝于蜀權帝于吳操亦何能剪而去之乎甚矣操之狡譎無恥也荀彧初說

操節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内河濟天下之要地保之亦將軍之關中河内也又勸操奉迎天子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彧未嘗不以篡漢望操其後乃爭九錫而託名爲漢彧之奸其亦猶操之奸與

玄德取劉璋畢竟未爲不義玄德興復漢室爲漢之子孫除漢之竊據興漢之宗社則操與權之土地皆義所當取特力不能耳力可取璋而又不敢

王業將何由興乎既大義所當取則匹夫小諒不
足論矣
事機之會豪傑真不可不知也方曹操與玄德相
持于徐沛田豐說袁紹襲取許昌此千載一時也
紹辭以子疾及操破玄德下邳還軍官渡未可犯
矣紹乃議攻許以至喪敗何其舛謬也玄德初得
蜀蜀人未附司馬懿劉曄並勸操乘克漢中兵威
進攻益州人心震恐勢必瓦解操不能從及人心
已定操始欲擊劉曄阻之乃還紹與操同失事機

不可言智紹既失機會乃始與師操知蜀人稍安遂舍弗擊本同末異成敗亦殊紹不足論操亦失之豈非漢祚當延天奪操之魄耶

崔亮年資用人沮抑豪傑貽害萬世

雲長鎮江陵北拒曹操東抗孫權譬如一木支兩大厦當時孔明都不思為輔車掎援之計何其疎也余所未解當時雲長前與操持當深慮權乘其後乃又罵權使者絕其求昏是自求禍也雲長忠義勇烈直氣剛腸疎莽乃爾

人非至人德義必有所缺人非神聖智計必有所失

長空一碧飛鳥徑度澄波若鏡游魚行空深契吾身中事

陰魄滅陽魂昌凡心死元神活

菩提化爲煩惱如水結爲氷煩惱即是菩提如氷泮爲水是有二是無二

明從悟出日月之光明從講入爝火之光余有詩寄開之云饒他片片天花落還問西來碧眼僧好

把笊籬揮白象不須猴舌吐青蓮亦須門針也
首楞之義只是明一切着處都是妄妄情一盡真
即在其中心經明空相金剛明不住皆是此意
維摩詰最辯才無礙而深入不二法門是不住于
辯才無礙
華嚴雖極言華藏世界香水海廣大無邊勝妙而
如來句中一毫不著今人若以染着之心而看華
嚴便增重重障礙
佛理貴悟又不可將心待悟然頓悟未能直須逐

日參究庶幾一朝透露豈可坐待自悟悠悠忽忽
虛度時光
不可將心待悟怪一將字一待字
凡夫纏縛于有故須掃有歸空一得空界又恐沉
空滯寂深避塵勞與世界一切毫不相干枯心自
了不肯度世故須知靈明之中一物不着而萬象
森羅入大乘了義如來爲凡夫說空爲一乘人說
有是對病之藥也
有而歸空有已不着空而含有空不落亡

愚人昏迷于利慾有極可笑者董卓積財寶于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以自老曹奐爲司馬懿所圖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嗟乎卓惡遷天子流毒宮闈魚肉縉紳殘虐黔首已負大惡之名于天下事成或可苟旦夕之命豈有不成而猶得守此阿堵以自老者懿之圖奐業成騎虎之勢若力能制懿可幸無事如其一敗懿寧能容我作富家翁乎昏愚一至於此其可哀也夫其可笑也夫凶愚得志一時敢于無忌者大都智不顧後僥倖

苟全也如慮後禍之必不能免自應稍戢矣

陳宫有智與吕布同誅桓範有智與曹爽共敗君子之智貴在集事尤貴全身

司馬懿智討通神王淩賈逵有靈盪而隕滅桓温勢焰熏天海西殷消作祟死不旋踵饒他通神薰天畢竟爭造物不過奸雄念此可以灰心

唐太宗殺建成元吉房杜實進客謀高宗廢皇后徐世勣贊成之其後武氏殺太宗子孫幾盡房玄齡子遺愛謀反滅其族如晦子弟亦蕩覆門戶世

勤子敬業亦亡徐宗天報不爽如此

當事者不豁達簡易削去邊幅恐無以得豪傑之心過于坦率無備泛愛不疑又恐生意外之變公孫以邊幅失士光武以豁達得人是故度量不可不寬來歙以疎率取災費禕以泛愛被盜是故隄防不可不客唐李元平豪傑風生傾動闔播甫行軍視事李希烈細作一起而縛之麾盖之下以去何其疎也

傳眼評何晏言遠而情近士大夫有高剛志者當深

味此言

千古肯用人大有爲只有一個宋神宗千古得君只有一個王安石却又大做不好可恨

王安石行新法天下人不容力排羣議做只靠他一味倔强好勝硬春梁其始起于偏執後却似騎虎之勢下不來認不是不得不知天下若被我大壞我畢竟安歸戒煞愚了

鴻苞集卷之四十五

朱熹言
千古用人大有為只有一個宋神宗千古得君
只有一個王安石却又大做不得可收
王安石行新法天下人不容力推尊諸大臣過
一味倔強好勝硬要將其始起于偏後敗
是之語亦不來說不是不曾不知天下法度大

鴻苞集卷之四十六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松陵李嘉言孔彰校

紀夢

樂令言夢者想因也想因所作卽夢與神明交接未必眞是神明來格而吾心之神明不可欺也余生平多奇夢聊筆記之以發明樂令所謂想因之旨余初向慕　曇陽大師之道夢與王元美論及

曇師見庭中有三四人論訛而笑者余曰師道昭明如日中天而愚夫猶訕笑而不信若此元美不會弟云吾且行而追及我師於路遂飄然出門去余心度師何在元美行追之余獨不可迹其後乎急趍曠野路忽化為大水浩浩淼淼都無涯涘余歎曰吾行而路忽化為大水師絕我也我復何用生為遂投身行水中行甚踉蹌迷悶良久從水中出甫欲舉步前路又忽化為大水如是者三最後投身則水淺才沒脛及鄰又行良久前路始坦平

遥望重門茂樹則師所居舍宇在焉至則急扣門一童子從門中出問師所在童子引入一堂頗宏敞堂中坐三大佛余禮佛罷肅立庭中少選曇師素衣鬒髮飄飄若步虛而出余望而搏顙師以手摩頂喜曰子能如此向道可謂堅誠矣我當度汝汝世緣未了今且去遂覺未幾而南北言官交章論師則疑夢中所見論詆庭中者也又一夕夢謁師求度師忽作色曰始吾以汝爲善人故許度汝今不可度也生平多過余不服曰弟子生平好善

頗無大過有人爲弟子譔年譜生平歷履盡在是
可考覈也師許之則一巨帙在前師一一爲覈之
日事親孝交友信臨財廉違稱好好忽於帙中見
數婦人師又作色曰何爲有此余是時頗惶遽細
視皆有一乳字余曰此皆弟子兒女乳母弟子都
不及於亂柰何以爲罪乎師笑曰是也汝果無罪
今者再考覈汝生平竟無徂可度也吾當度汝第
汝世緣尚未了了而後來未晚語頃忽見一貴人
若從旁非笑師者則空中下一飛豕騎貴人項去

余既别師出門作念曰余得見師良苦卽云甚艱未了柰何不求教敕一二語而虛此良晤邪急返而尋師不見矣四顧物色之一人謂余曰汝師業已入深山中汝循山路而入可見也余從小徑蹩躃行見高門大第庭列武士侍衛幢盖戈戟甚嚴門扃不啓余遂叩之不已聞師從内大怒曰已遣去而復來叩門不已何倨傲不恭若爾顧我神劍安在余了不怖畏私計曰師呼神劍其斬我也邪吾爲求道來何懼一死劍忽從空中飛出斫吾首

墜地仰見星月爛然雲霞作五色余復念吾目麗於首首既墜地安復見星月是吾之心神不死也吾首可斫而心不可回叩門如故於是師又大喜曰壯哉之子精堅若是亟命開門延入遂醒歲辛卯余呂元美發虎林取道吳門舟中夢迷失道至一所室戶下葳蕤鑰有人啓之云是王新建公掩關處遂之帝居天人以余學道者遣雷神恐我疾風迅霆轟轟然遶余左右余了不爲動頃之鳩槃羅剎奇形瑰狀以千百數向余攖攫又不動武夫

壯士持兵器戳余如麻又不動忽躍出猛虎咆哮無算一虎抱余欲噬余念學道若無成死固不免死疾病與劓虎牙等耳吾何懼焉有人引余往一處則余妻在焉妻向余號泣不已余撫之曰子事吾半生意亦良劬可念今吾以學道去子休矣勿復戀戀遂飄然別去嗚呼人遭震撼當其覺也尚可以識力強制勝之至若夢寐則不可強矣而余定力屹然不動顧似有覺時或不能者何哉夜卜諸夢寐意者余向道頗切而致是邪然其夢也得

勝定力而無所恐怖其覺也反或爲事物所勝而
搖其心神夕賢而晝不肖是則余之大懼也
余往爲仇口謡詠落藉抵潞河之夕夢禮科給事
王士性爲余上寃疏於 上帝帝大怒命風雲雷
雨山川岳瀆五丁六甲諸佛悉下而勘其事余與
王給事跪一所仇人又自跪一所並在天日之下
雷鼓轟轟滿空下擊余心計隱微之事人不能知
寍有天神而臨照或謬者余其無恐神氣凝定少
頃二青衣馳報曰百神臨勘事已大明列侯之燕

止觴咏驢謔無他也無何諸臣並至追攝西寧第
中所傳玩衣服器具織悉畢集余嘆曰神理嚴哉
報命　上帝大有處分余至一所見白頭叟跪而
迓余於路自稱曰土地余復念土地正神見而執
禮甚恭若此余其無大過乎逾時又夢天亭午白
日無光人情大駭忽有二人馳至云　高皇帝召
余急趨命見　高皇帝寢廟行禮畢　帝無他言
第敕二人送余出闕門下余揖二人見其戴方幘
服素衣問其何人一人云我劉基一人云我宋濂

余竦然曰今日幸晤兩開國元勲大光武問二公其朝夕在　帝左右乎曰然余曰　高皇帝與上帝近二公與　高皇帝近茲者日亭午無光舉國震駭此非常災異二公當知之何故二公曰知之凡所以感此災異者有二其一爲子近者受譴而非其罪寃氣上逼於天其一頗秘不可言於是別去夫么麿小子卽受寃亦小小者豈遽足感天地動神明哉不平之氣激于心神而見於夢寐也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可欺所謂不可欺者此心之

天也余生平多奇夢又時時夢與神明接不可殫
述良以余素敬神明理而好奇也樂令言不聞人
夢乘舟入鼠穴無想無因故然絶無想因而夢者
亦往往有之余平生夢有絶驗絶不驗殆不可曉
即一夢寐之理難以窮詰而况生死幽明之故乎
人欲有夢而或無或無夢而或有欲吉而得凶欲
升而反墜目睫一交識神脊亂蕩蕩悠悠惟其所
之而莫能主持由此推之形神既離四大無主迷
途倀倀隨其業力又何能自主乎此人所以貴靜

定而養虛明也欲求死後不昏亂先自夢寐不昏亂始死後之能作主張與否驗之夢寐斷可知矣禪家止觀乃治心之要領永嘉又拈出惺惺寂寂惺惺治昏亂之謂也寂寂治亂止之謂也止觀成則得定慧止觀因也定慧果也　夢想因本乎心非虛靈之心乃紛馳撞擾妄心也人之覺時千思萬慮奔走疲勞方寸熠熠不勝其擾及至目睫甫交形體稍息而此中識神尚爾搖漾如風未定如波未寧故有顛倒夢想是人心趣乎夢覺之一如晝

夜不息也夫安得而不淪墜乎至人無夢以無妄心也妄心既除虛明澄湛晝無馳擾夜無昏沉名爲超脫嗚呼余之多夢也奈何談道乎余自省機事絶少外物頗輕夢宜寡而反多者則以語言文字一障受損爲深也知而不戒戒而不堅良足媿矣良足媿矣

人之夢寐虛幻不實固也覺時之窮通得喪是非毁譽一切身外之長物無常之幻景孰非夢乎邯鄲黄粱之喻有旨哉人知夢之爲夢而不知覺之

爲夢於是計校營謀爭奪伎害日以紛紛然則人一生之夢未嘗醒也夫夢中之生死利害哀樂喜懼並非實事故謂之夢至覺時萬景無一不實謂之夢可乎曰淸歌艷曲過耳卽空妖麗靡曼過目卽空甘脆鮮旨一飽卽空功名富貴一死卽空與夢中之得重寶何異乎仲尼歎爲浮雲如來等之露電無覺夢故無夢夢超夢寐卽超生死矣

滇涬子論不動心

滇涬子爲儀曹郎居長安以文學有聲名士大夫爭趍之卽山人布衣星術方技無不延頸願一識滇涬子趾錯於戶滇涬子業學刳心好道而不能省事簡緣亦自計了俗混世取事煉心然喧囂龐雜庸得無損矣西寧侯宋世恩者年少好交聞滇涬子名而慕之託友人介紹請以北面之禮事滇涬子滇涬子謝曰西寧　國之大臣以此禮來不可則願事以兄禮講業譚秇千秋相砥西寧置酒

張樂燕滇涬子大召史館曹郎及金吾文學山人
酣飲盡驩漏下三鼓始罷杯酒詩文凡往來甫一
月而比部郎俞顯卿自滇涬子爲青浦令時嘗有
宿憾又心害滇涬子名乃攟摭惡語誣奏　天子
令核其事持議者論顯卿挾仇傾誣而坐滇涬子
詩酒放曠兩議罷滇涬子初聞謗舉國震駴薦紳
諸公聯轡接踵日過唁滇涬子塡巷塞塗盖人人
爭託於扼腕衝冠之義而滇涬子但漠然而已諸
公力勸滇涬子疏辯滇涬子謝曰人實造謗上有

國法下有清議柰何呶呶與仇人分黑白倪賁所
謂出聲便俗也諸公固強之不已草一疏語嘐嘐
若無足采者或曰子生平文筆如電光今橫被不
根嚋不爲憤懣髮上指冠子乃置辯而語嘐嘐若
無足采者何以驚動四海吐氣伸眉也滇滓子曰
夫辯非余意也今即有電光之筆留以俟他日總
領山林時品咏風月發舒性靈爾顧安能戀戀敝
帚而極力置辯哉夫事之有無寧俟辯矣疏上客
集日以如雲滇滓子烹茶治酒款客一如平居談

笑不減一友人問曰子之處此其真不動心邪抑
尚矯情鎮物若謝太傅也滇涬子笑曰余乃矯情
屐齒何勝折矣夫一瓢一笠爲消遙遊余志也余
見士大夫是非外擾得喪内煎白首去都猶抱悄
戚嘗心薄而口非之豈以今日身臨此境遂蹈往
轍我之笑人人還而笑我天下寧必無真輕富貴
之士哉滇涬子遊今日始爲實際矣顏含人素問
曰子于失頭上冠不生眷戀心是矣抑俞君能不
作瞋恚想不滇涬子曰夫眷戀瞋恚一心也有眷

戀是有瞋恚無眷戀是無瞋恚然則將德之邪曰亦不瞋恚爾何德之有蚤脫苦海返於空虛亦伊人之惠即以為德亦可舍人曰俞君之疏凡愛子者無不為子扼腕子獨何見而了不嗔恚也曰夫曖昧之語安知無搆之者人搆之而俞君或誤聽之舉事即輕則公忿也不然而俞君自以報仇故而撫之報仇亦人情也又不然則宿生之業也昔鼂錯為袁盎所譖紿載東市錯懷必報而盎之後十世皆為高僧戒律精嚴錯莫能報至梁天監中

益爲悟達國師武帝賜以沉香寶座消其福德錯
乃得報瘍發于膝如人面卒賴迦諾迦尊者之清
涼水而兩解武帝當召一禪師甫入宮門帝方與
人弈而云殺却侍者誤以爲殺師也遂押赴于市
行刑者問曰以師苦行修道何罪而有今日師曰
貧道固欠帝一死帝之前身蚓也老僧鉏地誤所
其頭今之誤殺所以報也夫余之宿生安知不重
負余君哉負而償之則固其所又何恚焉且此君
傾危下地獄種子余而仇之是分其罪也余安能

與伊人連械交臂同入泥犁哉舍人曰子仇伊人
伊人則罪業矣子不仇伊人罪業則空矣又何地
獄之有是子之不仇非惟不報亦以超度伊人也
滇涬子乃大喜曰深哉舍人之談理也余如飲清
凉水矣　命下之日滇涬子去衣冠青衫袍帽入
辭主上屬朝會諸公鮮衣怒馬滇涬子獨作支離
傾頹狀策蹇驢蹴躖出都門時滇涬子心已馳江
南清溪碧石間了不相關罷官去國已而私念沾
沾自喜也一曹郎無故橫被口語褫其衣冠蒼皇

去都動心失意當在此時此時漠然嗣後冀可免
矣嘗憶殷深源名理精詣爲當世所推至信安之
廢書空咄咄出一何窮愁夫人處境實難余幸不至
爲殷中軍足矣

爲善不徹

今之人無輕訾古人古庸人行事有今之賢達所不能爲者魏齊以窮急投虞卿虞卿捐相印與之俱亾蔡澤以功成身退說范雎范雎立辭相位薦澤二人者品卑卑無奇乃脫屣大位有巨人風義今人視一命如膏血平居與朋好握手津津金石一遇小利害得失掉頭不顧嗟乎虞范二人今天壤間有之不故余嘗曰古之人爲善徹今之人爲善不徹

死節

人主殺死節之臣豈惡其忠義哉為人主莫不欲人臣之忠於我彼各為其主忠於所事猶夫忠於我也必殺之而後快無他不過慮其為我之患耳不知吾事已大定天下之勢在我即容之聽其自便一溪一壑彼何能為人主既受天命天之所與誰能廢之如其命不我屬四海之大九州之廣匹夫匹婦誰非戎首獨一二忠義之士也乎哉殺其身可也又戮辱其妻孥過矣過矣損國家之元氣

多矣忠義之士慷慨激烈既鴻毛其七尺而如歸又幻泡其妻孥而不顧赴大義割情戀卽了道度世矣而何有于天壤之名聲賈生云貪夫殉財烈士殉名此知烈士淺者也

誠僞

詐於爲善不如誠於爲惡也爲惡而無機心不背之行有耳共聞有目共見身被醜聲爲世大詬或致窮蹙懼而悔改猶爲厚幸私利之念存於匈中闇室惛滛無所不至而掩飾於大庭廣衆之間盜蹠之行駕道學之名口談淸虛而身染垢穢眞情敗露人且姍笑之若城府旣深形迹復密卒以欺世盜賢者聲方岸然得意居之不疑是姦人之尤也其爲過惡不更甚乎君子浴德澡心力行善道

而表裏洞達人皆了然其有善一日月之明也其
有過亦日月之食也必如是而後漸合至眞矣
近世士大夫有外釣功名內營產業廣廈千間膏
田萬頃僮奴如蟻婢妾如雲而開口高談性命自
負清虛雖復舌吐五色寶蓮吾不信也夫積富累
貲匪由一朝一夕卽未必皆自攘奪朘削得之第
用計然之策以勤儉起家乃其經營畜聚勞精費
神爲有生之累亦多矣如是而尚得謂之清虛乎
夫所謂清虛者心也由前而觀清虛之心且何利

于阿堵由後而觀滓穢之物又何助于清虛外爲
溷溷內日冷冷理則有此非所望於斯輩也王夷
甫嫉其婦貪濁口不言錢婦欲試之令婢以錢繞
床不得行夷甫見錢閡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若
夷甫近淸虛矣
今士大夫好捐貲起塔施僧而助貧賑乏之則甚纖
嗇此非其能輕財者不過求福利爾以求福利而
施舍陋矣又于仕進頗澹而子女財帛不勝其戀
愛此亦非其澹者以爲聲望耳恬愉之人何所不

澹也貌和而心很行機而言清藏裂皆于嘻笑伏戈甲于尊疊利害太明人我太重恩仇太分城府太深機智太巧下者竊取大利最高者并盜賢聲此輩得志斷非國家之福也

在宥

莊子云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後世刼下坊姦綱至密矣斬命破膚刑至酷矣鈎距摘發計至察矣而姦宄愈滋喬結轉盛於是始知南華先生之言有旨哉滇洋子爲吏措刑解綱一以仁誠拊黔首三年而下化之幾于上古之風疇謂世變之降果不可返哉



祝史

人有疾病因繇七情内傷六氣外侵亦有鬼神爲之祟焉㚐頑之人淫酗邪僻多行不義乖沴之氣上干天和鬼神惡之是用降乃灾眚乘其人之虛勞損傷疾疢時作淹延歲月因而夭札蓋上天有司過之神有奪筭之律也積善之家孝弟忠信恭慈惠和之氣薰蒸神理佑功既無召災之端而善人内境清虛體氣和平風寒暑濕莫得侵擾疾病何由而作乎然則疾病果有鬼神祭禱固非無益

矣曰禱曷爲而無益也爲其人之積德累善行合
神明不幸偶嬰疾眚復以明信告祝神必佑之故
曰丘之禱久矣若平日凶殘淫慝獲罪神理及其
疾病徒費金錢刲羊豕或延僧道上醮章而欲僥
倖無事神其詎聽之齊景公疥且瘧朞年不已公
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今寡人疾病是祝史
之罪也吾欲殺祝史以悅於上帝其可乎梁丘據
曰可晏子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
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媿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

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
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
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
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
肆行無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
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
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
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
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夫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

攝以東姑尤以西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於上帝者多矣祝史雖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抱朴子曰精靈困於煩擾榮衛消於役用煎熬形氣刻削天和勞佚過度而碎首以請命變起膏肓而祭禱以求痊當風臥濕而謝罪於靈祇飲食失節而委禍於鬼祟嶷爾之體自貽之患天地神明曷能濟焉其烹牲罄產何所補焉天神緬邈淸高蓋非臭鼠之酒餚庸民之曲躬所能感降亦已明矣祝史妄談禍福以恫嚇愚民耗財罄產

蠹俗亂政是不可不禁也西門投巫之政偉矣

海覽

放舟桃花津順流東下登侯濤山踞鼇柱峯捫潮音洞乘流送目陡覺東南天地大荒廖霩開朗奫然灝漾金雞虎蹲兩山對峙奔騰峽口蛟門峽束谾谺鼓怒巨濤摧磢六合撼頓夜宿佛閣上通宵聞大風雷聲或如萬面戰鼓訇訇而來疑遂捲此山去令我聊焉四大擲於何所其上挂扶桑蟠木與暘烏親乎其下撞蛟宮水府與龍子友乎聽其

所之靡弗愉快心竟悦蕩數驚數喜雙睫不復交
五鼓起觀朝旭初黑氣罩幕窅窅莽莽有若混沌
未闢莫辨四方上下忽風起波湧赤光迸出橫射
萬道須臾大火輪吐海底海峯如赭雲霞紫翠儵
忽變幻使人神悸精眩散髮狂叫壯哉咄咄天地
亦復好怪乃爾頃之闔戶跏趺半瞑冥寂默朝觀
音大士則目不復有日輪耳不復有海濤聲出乎
形觀入乎禪定無所不空無所不喪已遂乘孤航
浮渺茫絕東行鳥迅人疾瞬息千里蝤蛑鱷鯨衝

波而踆浪鷁鵃海凫翔風而鳴雨螲蛤螺蟀依沙
而乘穴天吳川后按節而揚舲舟在大波中蓬蓬
天上無處可著須洞砰湃邈隔神州遠近諸島歷
歷來獻大者如拳小者如栗日本三韓琉球只尺
矣遥睇梅岑想梅子眞煉藥石室蔥蒨哉再眺馬
秦桃花諸山問安期生脫玉舄還棲隱處飄然欲
往黑嶕既過赤橋來迎秦皇帝使神人鞭石石爲
流血事太荒唐始皇雖無道亦一時其主故海岳
諸神靈所宗答有之矣再望東霍山徐市樓船去

而不返童男女三千安在昔人所傳蓬萊三山非近非遠近則几席遠則萬里夙有仙骨呼吸可至金堂玉室靈藥瑶草斑麟紫麐實有非幻所以天風吹之而去爲夫凡胎穢器耳舟抵洛伽又名普陀又名小白華山觀音大士道場在焉山西折有觀音洞洞深黒窅篠中空擘開怒濤日夜縱擊龍嘯虎吼又西有善財洞石鋒峭嚙足似斷而懸北折有盤陀石嵌空刻露軒翥坐其上可望島夷諸國崇刹高棟兀立波中撞鐘考鼓與海濤响畣棲

真學道者面壁其間永與人世隔絕哉余讀莊子東海若篇洸洋可駭每謂寓言耳乃今信之謝靈運云溟漲無端倪韓退之云有海無天地非身涉其處誰知其言之有味哉乃跡山則有三山跡佛則有洛伽此尤爲冥棲好道者所醉心余幸生而並海爲安期大士之鄉人而又得蚤脫世網側身從之燕昭漢武當翹首羨我



證道

梁劉虬精信釋氏衣麤布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後病正晝有白雲徘徊簷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徐陵弟孝克性至孝遭侯景喪亂鬻妻養母剃髮爲沙門改名法整與諸僧講論釋典遂通三論除官不就蔬食長齋持菩薩戒都官省多鬼怪孝克居之妖變皆息臨終政念佛室內有非常香氣隣里皆驚由二公觀之士大夫貞正好修未有不

證道度世者此亦出梁史非小說家

書法

晉靈公無道趙盾彊諫靈公欲殺之趙盾出奔趙穿弒靈公於桃園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世稱良史余竊以爲不然太史之所以坐盾者爲其亡不越境返不討賊有弒君之意若與弒者然愚謂盾不忘恭敬爲民之主君違不忘苦諫可謂愛君殺之而逃亦大杖則走之義豈有意乎弒其君其身既逃而望後之人爲之哉在穿不過素畜無君之心於時乘機而發耳若曰史法誅意盾不行而有

意穿豈行而無意者耶無論無之即令盾有意未行方之穿行而有意者亦大有間今乃舉弒逆大惡舍彼凶人而加諸忠義亦太苛而過刻矣夫亡不越境返不討賊罪也即以此罪罪之盾則何辭何必取凶人大逆轉而加諸盾也必也書曰趙穿弒其君趙盾返如是則弒君之罪亡不越境之罪返不討賊之罪並昭昭乎如日月中天各無所遁太史之書法嚴而君臣之大義正矣

霍光妻顯弒許后光聞而隱忍不發且以女爲后

則光與聞乎弒矣宜書光而猶曰大將軍光妻顯
弒皇后許氏以謀實出顯也王導恨周顗不救王
敦問殺顗于導導不荅而遂殺之殺顗者實導也
書導殺顗宜不爲過猶曰敦殺以敦實行凶虐也
由霍光王導二事觀之則趙盾書法亦可推矣若
如狐書則凶逆之事凡有因者有意者皆當舍正
犯而罪他人矣此萬古相因不決之獄余表而出
之嗟乎余知後世未必以爲然余姑以明余心之
所不安也

或云趙盾爲法受惡法若斯之嚴也使後世亂臣賊子懼而不敢肆也不知于穿亞其弑君之罪于盾亞其亡不越境返不討賊之罪各坐無赦于理更順于法更嚴何必舍元凶而坐旁人以爲法嚴而使人懼乎當時盾闇而受罪不敢辭亦爲斧鉞所加倉卒無以自明含寃地下久矣

經傳

王元美云老氏說理則傳其文則經釋典説理則經其文則傳言妙矣然老氏之譚道德豈傳乎要之聖經以論理爲主政不在文即如六經中之禮記其文不亦類傳乎其後百家衆藝亦有名爲經者如水經山經茶經碁經神異經按摩經相鶴經之類皆以經名各極其至亦猶盧扁爲醫聖弈秋爲弈聖魯般爲工師聖是也陰符經言簡理妙昇濟靈梯非玄聖至人不能作而元美乃以爲秦漢

人僞書其謬誤甚矣

心行

齊大夫陳氏厚施於民齊民歸之如流水王莽行事事事法帝王周公桓温欲以德懷江漢行杖上梢雲根下拂地足若不見陳氏之篡齊則陳氏一鄭僑叔向也不見王莽之簒漢則王莽一周公也不見桓温之縻海西則桓温一龔黃卓魯也是以論人者當觀其定按事者當察其心

鄭僑叔向也不見王莽之篡漢則王莽一周公也
猶雲根下拂地也足若不見陳氏之篡齊則陳氏一
事事事迹帝王周公桓溫欲以德懷江漢行投上
齊大夫陳氏厚施於民齊民歸之如流水王莽行
心行

書紳

王元馭先生嘗謂余曰子抗隨衆之操而有平原之累者何故賓客麗雜酬應紛擾外招悔吝内耗元神道家大忌也即詩文之技于性命何關焉子名太高遊太廣不戒將有後憂余頌其言竟不能戒居京師歲餘果為仇人所傷後遇先生先生蹙頞曰子雎雎盱盱以才名自喜以擅行招物宜其敗也爾忘余疇昔之所以告爾者乎東隅既失桑榆猶可收盍歸而閉關余再拜書紳嗟乎孫登戒

嵇康圖南規种放其言亦若此而二子卒不能戒可無大懼哉

蓍龜

人心之靈能覃思千古研窮萬物而目不能見乎垣外知不能通于來朝枯蓍敗龜以卜未來占吉凶何也人心以靈而不靈蓍龜以不靈而靈也人心靈散散散故不靈也蓍龜不靈故聚聚故靈也至人心靈而又凝聚不散何所不照哉

孟氏

夫物應以無心則順有心則逆逆則安排中有餘則氣王不足則怯怯則勉奮說大人則藐之則者

安排也藐者勉奮也此非孟氏之語也王侯厮養朱門蓬累浮雲接之爾而何則而何諂而何藐也

應劭

應劭作風俗通悉取古今神明奇偉閎廓玄怪之事椎破之而一切歸之平實自以爲精理破的矣不知宇宙大矣何所不有事稍涉玄怪便駭而不信何小宇宙也上帝握其玄宰萬靈宣其教令人曷繇耳目之耳目之最大而顯者日月星宿晝夜馳走孰爲之縣而不墜草木百卉春榮秋瘁孰爲之裁剪而常新萬物擾擾乃有身具五常道之三才腹胃千秋口吐霏屑者孰爲之注納而轢出不

窮孰爲之闢捩而運化若鬼亦大怪矣此之不怪而獨彼是駴劭亦陋儒也哉古今所傳咸出明聖豪傑之手劭欲盡椎破之而獨信巳說蚍蜉撼大樹爾且盡去神明奇偉閎廓玄怪之事而獨存世俗啖飦遺矢之常以託于子不語怪不幾于癡人說夢乎好奇釣詭之夫杜譔迂怪以眩瞽愚俗閭亦有之乃謂古今宇宙盡無是事識亦隘矣

柄文

白屋寒畯種學績文三歲兀兀苟無根柢之容棄如土苴貴介富兒口尚乳臭目不識丁焉藉父兄之力乃先宿儒清議所非神理所惡也余嘗柄文念及於此輒爲竦然若天地神明倘怳左右竭精殫力務得眞才余見世之柄文者先門第而後文秇檢關節而略眞才愛少變而賤老成使懷玉握瑾之士垂首喪氣浩歎蓬蒿之下亦可恨矣嗟乎作吏者事關民瘼何者可苟而神之聰明無微不

照能逃於昭昭不能逃於冥冥當事者所宜深念

也

芝草醴泉

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崛起之英文不在門第晉人盛稱王謝子弟以爲秀美以今觀之琅琊奕奕貞無媿門風者羲獻而外亦不多得古今景星卿雲之士豈必皆鳳毛龍種哉呂僧珍身都大官遣其子弟亟還葱肆可謂千古賢達宋王安石以其子雱舉進士官經筵近世張江陵以諸子並登高科列淸要無何覆敗貽笑後來亦愚矣余見士大夫不務敎其子弟砥節修文蜚英騰茂汲汲焉請託

有司早發濫進必不通乎文義名已列於賢書他日將何以辦國事而紹家聲乎祇速傾覆而已斯皆起於父兄之多欲不達誤之也

辨神滅

天下之可欺者姦雄之心而不可鉗者匹夫匹婦之口天下之可要者鄉曲之譽而不可倖者後世之名天下之有形有器者皆有敝壞惟精神不可磨滅也龐消智矣而困於孫子仲達彼矣而挫於孔明是姦雄之心可欺也周厲王以煩刑防人之口而怨言蜂起秦始皇以鼎鑊止人之謗而偶語叢生是匹夫匹婦之口不可鉗也殷浩以清談養其虛聲揚炎以孝廉博其浮譽始爲名士終以沉

淪是鄉曲之譽可要也王平子淸辨有致石季倫淹通起名一跌不拔萬古淒凉是後世之名不可倖也二儀也而混沌山岳也而崩圮金石也而盡軒轅仲尼也而死古之神人仙釋存其神而覩其形是形器皆有敝也德尊如孔顏行潔如曾史文精如班馬忠如比干勇如壯繆萬歲之後雖婦人女子亦能舉其姓名談其歷履豈惟是哉愚公移山之意專則上帝爲懼荊卿報秦之意專則白虹爲貫日燕太子求歸之意專則天爲雨粟是精神

不可磨滅也昔人云不聞刀滅而利存寧有形亡
而神在謬矣

相知

許由讓天下而逃而逆旅主人疑其竊屨漁父不
受楚執珪之爵而子胥以爲利其寶劍披裘公五
月披裘負薪而季札教其取遺金人之不相知如
此哉漆身沈族隕涕嘔心古人所以重知己也



忿怒

陰符經云火生於木禍發必尅火一灼之火能燒萬仞之山人心之忿怒者火也古之人忿火一然至傷敗倫理破滅身家怒火一然至積屍如山流血千里可畏哉夏姬者陳大夫徵舒之母而御叔之妻也列女傳謂其狀美好鷄皮三少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焉以其衵服戲於朝激怒徵舒靈公被弒二子奔楚楚莊王伐陳誅徵舒欲納夏

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弑靈公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當巫臣諫莊王子反審尤物之移人鑒亥妖之速禍可謂神智烱然而不知其乃自取之巫臣不足論節如齊桓晉文漢高唐宗千古英雄之君胥於此迷惑昏昏與庸人等秦始皇怒盧生一言盡取天下逢掖之士付之坑灰以至項羽曹操劉聰石

虎之徒但以睚眦小忿動殺人無算不知其氣稍
平之後亦嘗追悔否乎夫陰賊狠若此曹者無
怪矣張忠定在蜀吏盜一錢怒其發言不遜仗劍
自起斬之因而自劾議者曲爲庇護云是以嚴治
蜀忠定終自以盛怒妄殺失政刑矣何也夫盜一
錢罪不至死發言不遜罪亦不至死罪必不至死
而卒起殺之以怒殺也若云蜀方驕橫宜以嚴治
則一時之怒而殺罪不至死者豈嚴之謂哉後如
張魏公亦以恃功驕倨怒殺曲端自壞萬里長城

富平之役乃詐張端旗以懼虜人虜知端已死至爲撫掌我師遂敗亦拙矣二公皆老成賢者尚爲慾所使如此故曰慾怒火也當其火發沃以清涼水則止夫回光返照者清凉水也火發即照照之即止不發復發則復照久而熟焉無所事照矣

交態

劉孝標廣絕交書曲盡世情交態余始以為莧剔描寫頗傷厚道乃今身經目擊閱盡風波然後知孝標之言有味哉杜甫詩云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張謂詩曰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縱令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余生平把臂談心者半天下捐青松示皎日爭欲自附於金石轉盼之間炎凉胡越若出兩人嗟乎廣交以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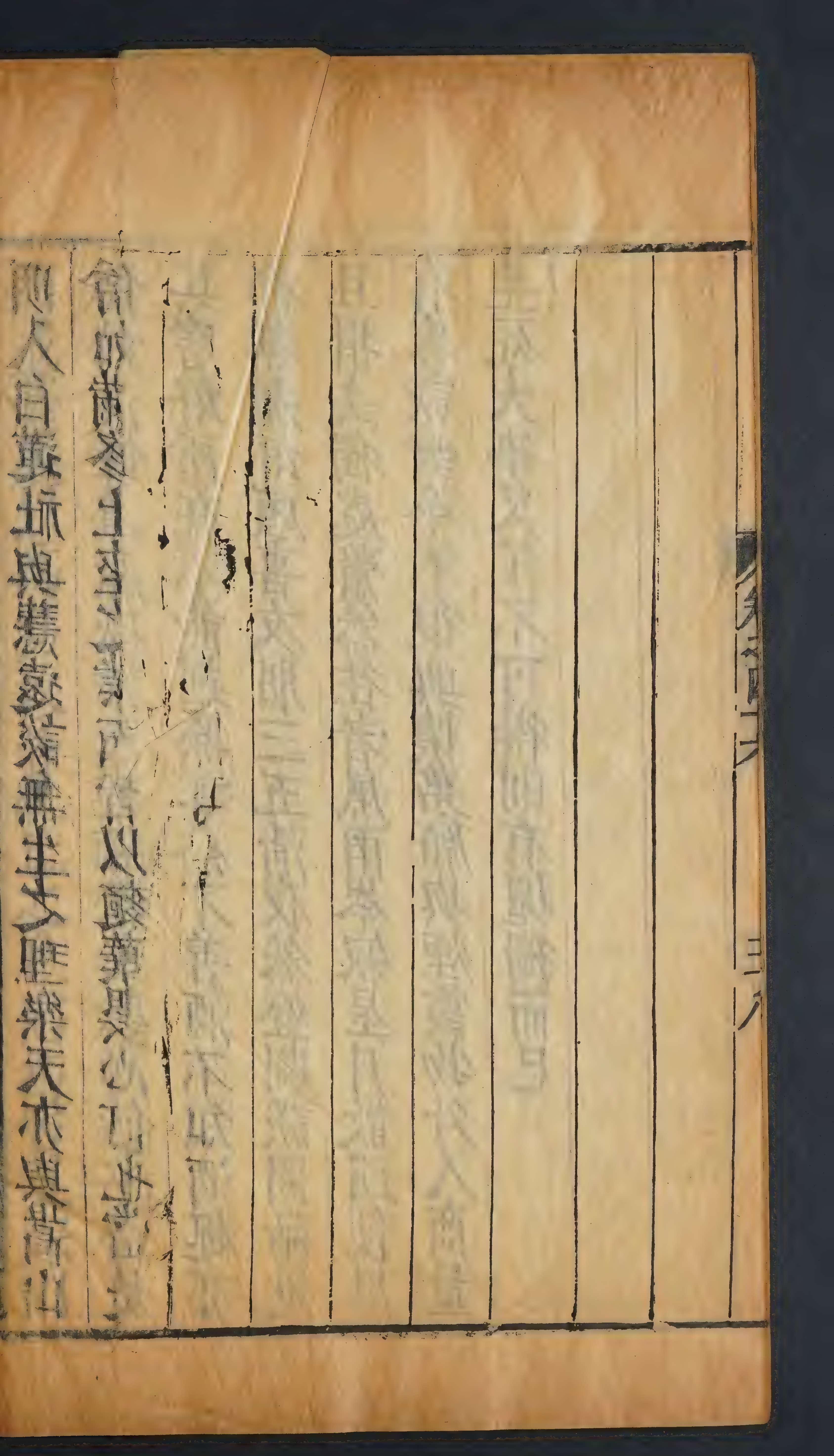
譽不如索居以自全余竊也久矣方塊處一室與雲霞爲伴侶引松竹爲心知可不復及此而猶偶言之者欲以垂戒後人無多取市道交

酒德

古來淸人寂士自空九州神遊八極曠然寡偕消然無累而往往沉湎於酒阮嗣宗一醉六十日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劉伯倫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巵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畢茂世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蠏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陶元亮

曰但恨在世間飲酒不得足人問王績待詔何樂
曰美醞可戀耳侍中日給酒一斗人號斗酒學士
著五斗先生傳又自署爲醉鄉侯李太白曰古來
賢聖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白樂天自號爲醉
吟先生曰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
舞者靡不觀歷覩賢達流連二酒德雖曰有託而遯
亦實由其性好之要之一癖也淸虛恬澹自有深
趣何必轟飲淋漓頹然醺醉然後爲暢適乎佛氏
酒戒甚嚴以爲易致昏亂比之色慾爲害更深淵

明人白蓮社與慧遠談無生之理樂天亦與嵩山
僧如滿修上座之業而皆以麴蘖嬰心何也當是
其嗜好所在不能刬除耳余不善酒不知酒趣亦
都無别好頗喜友朋三五清夜然燈劇談閒話近
且捐去獨處蕭然往者風雨今寂星月散朗便思
有客談對今不復與懐弟願與煙霞物外人商量
生死大事又了不可得則有塊獨而已



命句讀參上下兩讀下文以讀寧取心下文字

則人自適近與舊竅無主人理樂夫亦與言出

卜筮

大易性命之書兼乎卜筮蓋以理之順逆爲事之吉凶悔吝此聖人之所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而非挾數用術者比也嚴君平司馬季主管公明之卜推本忠孝人倫猶不失大易之旨至京房專談讖緯小術穿鑿附會故其師焦貢曰得我道以殺其身者京生也夫京生能以易談禍福毫髮不爽而乃不能自卜其殺身之禍邪管輅之言曰善易者不言易其旨遠矣楚人鬼而越人機故屈原

范蠡有莛篿卜法太都出於太乙六壬玄女遁甲風鳥雲氣遺法而漢代又有天文讖緯九宫八卦占候諸書多言未來休咎盖亦有奇中者而終不足以盡天地陰陽之變有中有不中其為數也小其為術也淺有道君子所不貴盖君子心存正理身行正事吉凶禍福一聽其自來何以卜為順理則吉雖凶亦吉逆理則凶雖吉亦凶吾卜諸吾心朽枝枯甲何為哉

鴻苞集卷之四十六終

